



死亡通知单之

# 宿命

SUMING

周浩晖 著

这是一场由“受害者”导演的最卑劣的惨剧，  
他们无可避免地由此开始了他们的宿命之路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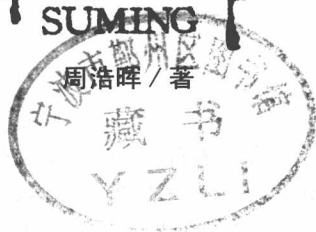


死亡通知单


# 宿命

SUMING

周浩晖 / 著



YZLI0890126609

 辽宁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死亡通知单之宿命 / 周浩晖著. — 沈阳: 辽宁  
教育出版社, 2010.3

ISBN 978-7-5382-8756-1

I. ①死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推理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49195 号

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 
(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)  
小森印刷(北京)有限公司印刷

---

开本: 635 毫米 × 965 毫米 1/16 字数: 210 千字 印张: 19  
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---

责任编辑: 徐悦 吴璇 责任校对: 刘臻  
封面设计: 八牛 版式设计: 张明

---

ISBN 978-7-5382-8756-1

定价: 28.80 元

## 引子

2002年十月二十四日晚。

夜色幽暗。

偏僻的桥洞下泥水浑浊，各种腐败的垃圾在浅水处堆积，散发出一阵阵令人难以忍受的恶臭。这是一个喧嚣都市中被遗忘的角落，即便是最潦倒的乞丐也不会愿意在这种地方多待片刻。

十多年来，他们却总是选择在类似的环境中碰面。唯一的原因就是他们不想被其他人打扰到。

这次碰面的气氛与以往都不同。

年轻人眼中闪着些亮晶晶的东西，他似乎有些过于激动了。而年长者正试图将对方的这种情绪缓解下来。

“你该走了……”他发出极为嘶哑晦涩的声音，“我要说的都已经说得很明白。”

月光经过河水的折射，昏暗不定地闪过去，隐隐映出说话者如魔鬼般恐怖的残缺面容。

年轻人沉默了半晌，最终还是忍不住问道：“我们下次见面在哪里？”

“嘿。”怪物的笑声亦同样刺耳，“你何必多此一问？你知道的，没有下

次了。”

年轻人眼中闪过一丝茫然，虽然他知道这是早晚会到来的结局，但要真正去面对的时候，却终又难以释怀。

“罗飞已经嗅到了我的踪迹，我必须和他做一次彻底的了断。”怪物看着年轻人的面庞，“而你并不需要害怕——你已经变得足够强大，你不再需要我的指导了。”

年轻人犹豫了一下，轻声说道：“我有些看不清前方的路。”

“我明白你的感觉。可你一定会走下去的，这是你的宿命——在十八年前便已注定。”怪物慢条斯理地说道，他的嘴唇歪咧咧地分开，露出一片惨白的牙齿。

“可是……”年轻人还想再说些什么，不过怪物很快打断了他。

“有些事情你一直都很想做……我离开之后，你就去做吧。”说这些话的时候，怪物显得有些忧伤，然后他便转过了身，艰难地向着河道深处慢慢挪去。

年轻人的目光盯在那怪物的背影上。他的心中充满了留恋，但他知道自己无力改变什么。

不管那怪物想往哪个方向前进，都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止他。

当怪物走出桥洞之后，凄冷的月光直射过来，在他身后拉出了一道长长的影子，寂寞悲凉……

最终，连这道黑影也隐入了浓浓的夜雾中，年轻人努力睁大了眼睛也无法再辨出对方的踪迹。

而他的思绪也被同样浓重的迷雾死死地笼罩着。

他是谁？我又是谁？

我们为什么会在这里？

这些问题已经折磨了他十八年。

现在是时候去找出其中的答案了！

# 目录

引子 / 001

第一章 新队长上任 / 001

第二章 暗流翻涌 / 026

第三章 *Eumenides* 的身份 / 059

第四章 节外生枝 / 072

第五章 地铁追踪 / 083

第六章 同是天涯沦落人 / 102

第十四章 借刀伤人 /279

第十三章 案中案 /261

第十二章 父子关系 /239

第十一章 敌友难分 /224

第十章 诱饵与枷锁 /202

第九章 弑父真凶 /177

第八章 网络交锋 /134

第七章 诱伏 /118

目录

CONTENTS 2

## 新队长上任

二〇〇二年十月二十六日，上午九点二十五分。

兴城路碧芳园饭店遗址。

爆炸现场拉起了长长的警戒线，看客们被拦在了圈子外。他们全都努力伸长脖颈，那模样确实很像是鲁迅笔下的一群鸭子。

警戒线的中心是一片废墟。缘于爆炸瞬间的硝烟和死亡气息似乎仍在空气中弥漫。十多个消防队员在废墟间忙碌着，他们手抬机顶，将一块块的碎石砖砾清理出来。在他们红色的身影中还夹杂着几个身穿白衣的男子，这些男子两人一组，手里提着黑色的硕大塑料袋。消防队员们的工作偶尔会被白衣男子们打断，这些白衣人会走上前去，从废墟中捡出些东西装入黑色塑料袋中——他们的神情极为严肃。

而此刻围观者们便会发出一阵骚动。“啧啧，又找到了……”类似的低语声在人群中兴奋地传递着。可事实上，由于警方的警戒圈拉得足够长，他们根本就看不清现场核心处的具体情形。

真正能看清细节的人并不在人群中。

在兴城路的路口附近，有着一排排高耸的写字楼。年轻人就在其中的某



个高处通过望远镜注视着废墟上发生的一切——穿白色衣服的男子都是来自于省城警方的法医，被他们装入黑色塑料袋里的东西则是一块块的人体遗骸。

“老师……”年轻人喃喃地念着，脸上呈现出难以描述的复杂神情：除却悲伤与不舍之外，更多的则是深深的迷茫。

那个怪物已经走了，对他残缺的躯体来说，离去也许会是一种解脱。可这样的局面对年轻人而言又未免过于残忍了一些，那些苦苦折磨着他的谜团，除了那个怪物，还有谁能够解答？

还好，至少我知道该往哪里去。年轻人此时收起了望远镜，暗暗宽慰了自己一句。

“你一定会走下去的——这是你的宿命。”老师这样说了。

所以，他一定要走下去。

十月二十八日，下午三点十七分。

五星级万峰宾馆坐拥省城最繁华的地段，装修内设都堪称完美。套房部位于这座三十六层大厦的顶端，通过宽大的落地窗，入住的客人可以俯瞰到整个市区的风貌，视线不会受到任何的干扰。

即使是淡季，这样的套房一天的租住费用也超过千元。

吴寅午已是年近六十的老人，他这辈子第一次进入如此高档的场所。坐在柔软的真皮沙发上，他不免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。他把两手平放在膝盖上，腰背挺得直直的，似乎生怕把那沙发坐坏了一般。

除了吴寅午之外，套房里还有三个年轻人，他们此刻的表现却与老者截然不同。同样是来到了陌生的场合，他们并没有显出任何拘谨，除了在房间内到处乱窜之外，他们还肆无忌惮地摆弄着各种高档华贵的陈设品。

这三个年轻人两男一女，衣着装扮另类怪异，一看便知道是同龄人中的“不良分子”。也许叫他们“年轻人”有些夸大其词了，他们事实上还只是些十六七岁的半大孩子。

其中一个男孩右耳上挂着一只大大的黄耳环。他似乎转得有些累了，便

把自己向着两米开外的沙发扔了过去。当他惬意地陷进柔软的沙发之中时，不远处的老人也难免受到牵连，原本端直的身体跟着沙发的振动晃了两下。

“他妈的，真过瘾。”黄耳环“嘿嘿”地坏笑着。

“你们小心点。”吴寅午低声说道，三分似是呵斥，七分却更像在恳求。

黄耳环对老人的劝说理都不理，就像对方根本不存在一样。此刻他的注意力被他的同伴——一个烫着卷毛头的男孩所吸引。后者刚刚打开了茶几上的小冰箱，似乎有所发现。

“嘿，你丫可别吃独食啊！有好东西都拿出来！”黄耳环大声地嚷嚷着。

卷毛把脑袋从冰箱里撤出来，手里多了两听罐装的啤酒。他把其中一罐扔给了黄耳环，自己打开另一罐，美滋滋地喝了一口。

“你们不要乱拿，这都是要钱的。”吴寅午再次开口。可能知道他的话不会起作用，他的语气绵弱无奈。

“反正有人掏钱的，怕什么。”女孩从屋子的另一个角落走过来，她长着一张胖胖的圆脸，头发大部分被染成了红色。

卷毛把手中的啤酒向女孩递过去：“你也来点？”

“滚，谁要你喝剩下的？”女孩粗鲁地回道，她自己从冰箱里翻出一听可乐，一边打开拉环，一边笑嘻嘻问那老者，“吴老师，你要不要？”

吴寅午连连摆手：“不要不要……”

黄耳环从沙发上坐起来，他一手揽住吴寅午的肩头，另一只手捏着啤酒罐向着对方的嘴唇凑过去，挤眉弄眼地说道：“来吧，喝点嘛。”

吴寅午把对方的手推开，他有点生气了：“你干什么，我说了不要！”

“人家都说了不要了，你强迫也没有用的。”卷毛轻佻地调侃着，嘴角露出坏笑。另两个孩子很快品出他话语中淫荡的潜意，全都放肆地大笑起来。

吴寅午在笑声中倍显尴尬。“那个人怎么还不来？”他在心中暗自抱怨着。独自面对这三个学生，实在是侮辱严重。

而那三个家伙在笑过之后，似乎也在考虑同样的问题了。

“怎么回事啊？约你的那个人呢？”黄耳环看着卷毛说道，“你丫不会被人放了鸽子吧？”

“就冲这么高档的房间，都不可能！懂吗？”卷毛鄙夷地瞥了瞥对方，又咕嘟咕嘟地痛饮了几口啤酒。

“那也不能浪费时间啊。”女孩也有些不满了，“我还约了个网友逛街呢，你赶紧催催那个家伙。”

卷毛想了想，拿出一个手机，找到相关的号码拨了出去。他把手机贴在耳边听了片刻，忽然眉头一皱，似乎有些奇怪。

“怎么了？”站在身边的女孩问道。

卷毛从啤酒罐上腾出一根手指来，竖在唇边“嘘”了一下，目光转向了套房门口。

屋子里暂时安静下来，这时众人都听到了音乐的声音。

虽然只是手机铃声，但那音乐安详悦耳，蕴藏着令人回味无穷的韵律。而这音乐正是从虚掩的门外传来的。

很快，音乐声忽然终止了。然后那屋门被缓缓地推开，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中，一名男子从屋外走了进来。

这是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，他的衣着虽然普通，但穿戴却令人诧异。除了双手戴着不合季节的黑纱手套之外，他的脑袋上也套着一个黑色的头罩，就像是影视剧里的恐怖分子一般，这个头罩遮住了整个面庞，只露出一双精光闪闪的大眼睛。

“你……你是？”吴寅午站起身来，忐忑不安地问道。

“我就是约你们的人。”男子一边说，一边反手关死了屋门。他说话时声音低沉，但吐字却非常清晰。

卷毛又开始卖弄他的“幽默”：“大哥，你咋回事？你的脸让骡子踢了吗？”黄耳环和红发女孩随即很配合地大笑起来。

男子对这样的嘲笑显得毫无反应。他从茶几旁拖过一张木椅，堵在了客厅入口的地方，然后他坐上木椅，目光缓缓地在那三个男女身上扫了一遍。他的目光并不凶狠，但却有一种无形的压力隐藏在其中，这压力迫得卷毛等人很快便安静了下来。

这时男子才再次开口道：“都给我坐好。”

男子沉稳的语调中带着一种理所当然的命令口吻，就像是上级军官在吩咐自己的下属一样，不需要大声疾喝，也不需要严词锐句，但每一个字都让人感到难以违抗。

吴寅午立刻便坐回到了沙发上。几个少年虽然不像他那么听话，但此时心中也都有了些许惴惴的感觉。黄耳环和红发女孩犹豫地看着卷毛，看来后者是他们三人中的核心人物。

卷毛想了想，觉得不能吃这个瘪，他扬着脖子，“哼”的一声把话题岔了过去：“我们来这里可是有条件的。你先把条件兑现了再说。”

男子举起右手一撮，现出了手中的三个红包：“拿去吧。”

对方如此爽快，这反倒让卷毛有些踌躇。他愣了片刻后才上前两步，将那三个红包接了过来。

“这是你的，这个给那个女孩，这个给你的另一个同伴。”男子一一分派着，相应的红包很快便到了每个人的手中。而吴寅午似乎成了局外人，他茫然旁观着眼前发生的事情，满头的雾水。

黄耳环首先打开了红包，红包内只有一张薄薄的纸片，这显然与他的期待不符。当他看清纸片上写的内容时，他更是控制不住地叫了起来：“这他妈的什么玩意啊？”

卷毛也看到了属于自己的那张纸片，上面赫然是几行非常工整的宋体字：

“死亡通知单

受刑人：谢冠龙

罪行：辱师丧道

执行日期：十月二十八日

执行人：Eumenides”

“操，你丫耍我们玩呢？”卷毛愤愤地把那张纸揉成一团，往那个男子身上掷去。

“没有人在耍你们。”男子的语气中忽然多了冷冰冰的意味，“你们是网民选出的罪人，而我就是执行者 Eumenides。”

“你糊弄谁呢？你们这种傻逼网民我见多了，妈的，戴个头套就装蜘蛛侠啊？滚你的吧！”卷毛骂骂咧咧地回应着。

“这……这是怎么了？”吴寅午见到场面不对，慌里慌张地起了身，来到红发女孩身边凑看对方手中的纸片。那张纸片在他眼前忽然颤抖起来，而震源正是来自于红发女孩的手掌。吴寅午诧异地把目光转到女孩身上，却见女孩的脸色已骇得苍白。

“他不是普通的网民。他是 Eumenides……天哪，他是 Eumenides！”过于激动的情绪让女孩的声音显得怪异。

黄耳环和卷毛皱眉看着女孩，显然不明就里。

“他是个杀手，他真的会杀人……”女孩惊恐地抓住了黄耳环的手臂，“上周他杀了开宝马的女人，网上……网上有很多人在讨论他！”

女孩的情绪感染到了她的同伴，两个小伙子也现出了畏缩的神色。都市杀手……开宝马的女人……这些传闻他们的确也听说过。难道那杀手就是眼前的这个男子？

因为没人说话，屋内安静了下来，而这份短暂的寂静很快便被那个自称 Eumenides 的人打破了。

“上个月十一号，你们在课堂上对正在讲课的吴寅午老师进行了猖狂的侮辱。不仅如此，你们还用 dv 拍下了整个侮辱过程，并将其中一段长达五分钟的视频发送到了互联网上。虽然面对铺天盖地的谴责，但直至今日，仍然看不到你们有任何悔改的诚意。对这样的罪行，你们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”男子的语音从低沉变得逐渐高亢，愤怒的张力凸显出来。

在凝重的气氛下，众人都已开始后悔贸然接受了陌生人的邀请。黄耳环凑到卷毛身边，心虚地问了句：“怎么办？”

“我们走，不用理他。”卷毛咬咬牙说道，不过他很快便发现自己的想法并不可行，因为那男子正坐在套房客厅的门口，他把通往屋门的引道完全堵死了。要想走出这间屋子，就得先从他身上跳过去才行。

“你他妈的给我让开！”卷毛强撑起自己的气势，可是面对着那个男子，他的底气实在是过于单薄了。

男子只是淡淡地说了句：“你过来吧。”卷毛的身体竟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。

“不，你别过去。”吴寅午拦在了卷毛和男子中间，他低着头，神情懦弱地向那男子说道，“他们已经向我道过歉了，求求你们，别再为难他们了。”

当辱师的视频被放在网上之后，立刻激起了众多网民的愤慨。最初几天曾有不少人来到学校门口堵截那几个放肆的学生。在压力之下，卷毛等人确实曾向吴寅午道了歉。此刻吴寅午说“求求你们”，显然是把那男子也归在了网民一类。而现实的严重性却要远远超出他的预料。

“道歉？”男子冷冷地一笑，“我在进屋之前，已经在门口观察了许久——你认为他们的道歉有意义吗？”

吴寅午无奈地咧了咧嘴。是的，这几个学生从心底里就从来没有尊重过自己，所谓道歉，也只是口头上的一个形式罢了。就在片刻之前，他们还像对待一个玩物一样调戏和侮辱着自己。可是对待这样的顽劣学生，生性孱弱的他又能有有什么办法呢？

“辱师之罪……”男子给少年人的行为下了个定义。而此时他的眼神忽然迷离了一下，似乎是想到了另外的人和事。

他也有自己的老师，那是他一生中最为亲切也是最为尊敬的人，这个人已永远地离他而去。

有的东西是那样宝贵，愈是失去便愈觉其宝贵，而偏偏有人不仅不知道珍惜，还将如此宝贵的东西扔在地上，随意地践踏！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他已有些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。

所以当他的思绪收回之后，双眼就像钉子一样狠狠地射在了卷毛等人的身上，然后他从牙缝里挤出四个字来：“罪不可恕！”

三个年轻人被这尖锐的目光刺中，不约而同地往后闪躲了一下。吴寅午则苦着脸，再次劝解道：“这个事情……并没有那么严重，他们……他们也是在和我开玩笑。我是他们的老师，你有什么想法的，可以……可以先和我说。”

受欺辱的老师却在此刻为自己说话，卷毛等人像是盼到了救星一样，脸

上都现出了期冀的神色。

“老师？现在你知道自己是老师了？这些学生顽劣作乱的时候，你怎么没想到自己是老师？”男子的目光转到吴寅午身上，可态度并没有因此变得柔和，顿了一顿之后，他又追问了一句，“你知道老师是什么吗？”

吴寅午默不做声，像是不知该如何回答。

“师者，传道、授业、解惑……你看看你的这几个学生，你传的什么道？授的什么业？解的什么惑？”男子抛出了一连串的质问，“发生这样辱师丧道的事情，你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。我今天把你也约过来，就是要让你亲眼看一看，你对学生一味放任与畏缩所造成的后果。”

男子的话语正戳中了吴寅午的痛处，他羞惭地低下头，一时间说不出话来。几个学生的期冀也就此落了空。不过卷毛此刻却显出了一股被逼到绝境后的勇气：他伸手往后腰处一摸，手掌中竟多了一柄小斧头。

受黑帮影视的影响，学校里许多喜欢在外面“混”的学生往往会在身上藏有斧头、砍刀之类的凶器。这些凶器多半就是个吓唬人的摆设，很少能真正发挥用途。今天看来是不一样了，卷毛将这个斧头攥在手里之后，一时间胆气倒确实壮了很多。

“你让不让开？”他用斧头指着那个男子，“你再不让开我可不客气了！”

“你过来吧。”男子仍像先前一样淡淡的语气，即使再多一百把这样的斧子，也根本不在他的眼里。

卷毛咬了咬牙，这次他真的向着对方冲了过去。

男子不慌不忙地站起身，伸出左手一带，卷毛握着斧子的右手腕便被别了过来。男子略微又加了点劲，卷毛已疼得咧开了嘴。他“哎哟哎哟”地叫着，整个身体跟着转了半圈，变成了背对那个男子的体位。后者伸出右手，并拢着食指和中指在卷毛的颈部轻轻一抹，随着这一抹，卷毛的呼痛声消失了，他圆瞪着眼睛，似乎正在经历着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。

其他几个旁观者很快就明白那可怕的事情是什么：在卷毛的颈喉部绽开了一道又深又长的伤口，鲜血喷涌而出，溅在客厅内华贵的地毯上。男子似乎不愿自己受到血渍的污染，左手轻轻一送，卷毛立刻俯身栽倒了下去，

扭曲挣扎几下后便一动也不动了。

女孩的尖叫声随之响起，几乎要刺破其他人的耳膜。可男子却并不为此担心：他选择如此高档的套房，看重的正是这房间内良好的隔音效果。

虽然早有不祥的预感，但这血腥的一幕还是来得过于恐怖、过于突然。吴寅午怔了半晌，这才如梦初醒般地叫起来：“你杀人了！你怎么能杀人呢？你为什么还要杀人？”他的声音带着哭腔，显得愈发的无助和懦弱。

在女孩往墙角处退缩的同时，黄耳环却瞅准空档向着门口处冲去。不过他的动作对那男子来说显然是太缓慢了。后者很随意地把左臂一伸，逃亡者便被他牢牢地攥在了胸前，活像是一只毫无挣扎能力的小鸡仔。

“别再杀人了，求求你，别再杀人了！”眼见男子的右手又要抬起，吴寅午“扑通”一声跪在了地上，竟向着对方磕起头来。

男子的右手停在了空中：“你不希望我惩罚他吗？”

黄耳环的身体如筛糠般颤抖着，一股湿热的液体从他的两腿之间渗了出来。男子注意到这个细节，他鄙夷地冷笑了一声。

吴寅午跪在地上向前膝行两步，哽咽着说道：“不要再惩罚我的学生了。都是我的错……是我没有尽到老师的职责！”在他脸上，泪水滚滚而下。作为一个性格孱弱的男人，他多年来所受的屈辱，长久压抑的愤懑似乎都在这一刻迸发了出来。

男子沉默了片刻：“那你愿意弥补你的过错吗？”

“愿意，愿意！只要你能放了我的学生。”吴寅午急切地回答。本已如死灰般绝望的黄耳环此刻又看到了一丝生机。

男子脚尖轻轻一扫，把卷毛落在地上的那柄斧子踢到了吴寅午的面前，然后他冷冷地说道：“把你的左手砍下来。”

“什么？”吴寅午愕然抬起头。

“把你的左手砍下来。”男子又重复了一遍，“这样我就可以放过他们。”

吴寅午显然被这个可怕的要求吓住了，他瞠目结舌地呢喃着：“这……这……”

“你作个选择吧，我不会勉强你的。”男子一边说，一边将右手的食指和



中指探了出来。

黄耳环清晰地看到了那两指间露出的明晃晃的刀刃，他徒劳地扭动了两下，同时用乞求的目光看向吴寅午，因为被箍得太紧，他只能勉强发出一些声音：“老师……”

“请等一等……”吴寅午再次阻止了男子的动作，然后他硬着头皮捡起了那把锋利的斧子。

男子的目光中也露出了某种期待的意味。

似乎要为自己鼓足勇气，吴寅午“啊——”地嘶喊起来，伴着这喊声，他将斧子高高举起，刃口对准了平放在地板上的左手腕部。遗憾的是，他的勇气却始终未能积攒到足够的分量。当喊声结束的时候，斧子并没有砍下去，而是颓然地垂落下来。

男子失望地摇摇头，他的右手划过黄耳环的脖颈，后者无奈地承受了和卷毛同样的命运。当他的尸体扑倒在地的时候，那双凸出的眼睛正好盯住了吴寅午，可怜的老者如同遭受到当头棒击，他无力地瘫坐在地毯上，神情恍惚。

片刻后，女孩的尖叫声将吴寅午从浑噩的状态中叫醒过来。他看到那男子正向着角落里唯一尚存的学生逼过去，女孩把自己抱成一团，脑袋深扎在臂弯里，像鸵鸟一样徒劳地躲避漫天袭来的恐惧。

男子伸出左手，揪着女孩的红头发将她提了起来。女孩连挣扎的勇气都没有了，她泣不成声地乞求着：“老师……救救我，老师……”

吴寅午再次狂喊起来，这次他像疯了一样，手中的斧子举起之后没有任何停顿就砍落下来。这一斧又狠又准，他的左手立刻从腕部脱离了自己的身体。

女孩惊呆了，她停止了哭泣。片刻后，她拼命向着老师的方向扑过去，男子适时松开了手，默然退在了一旁。

吴寅午禁箍住自己的断腕，不让血液快速流出。他低声呼喝着，强忍着剧痛，他的眼睛死死地盯着那男子，目光中现出从未有过的刚毅。

“老师，老师……”女孩再次哭出了声，却是悲伤代替了先前的恐惧，她